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六

僧急招魔。黑衣盜奸生。移。

成世界總游魂。錯認訛聞各有因。

最是。天公施巧處。眼花歷亂使人渾。

話說天下的事。惟有天意最深。天機最巧。人居世間。總被他顛顛倒倒。就是那空幻不實境界。偶然人。一箇眼花錯認了。明自是無端的。後邊照應將來。自有。一段緣故在內。真是人所不測。月朝斗僧。攜任伊關。縣尉時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携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電。目已昏黑。去店尚遠。傍着一株大樹下。

月歇少頃，雨定，月色微明，就解鞍放馬，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已甚，一齊昏睡。良久，張生朦朧覺來，見一物長數丈，形如夜叉，正在那里笑。那匹馬張生驚得魂不附體，不敢則聲，伏在草中。只見把馬喫完了，又取那頭驢去嚼啐，嚼啐的喫了，將次喫完，就把手去扯他。從奴一人過來，提着兩足，扯裂開來。張生見喫動了人，急不心慌，只得硬掙起來，狼狽逃命。那件怪物隨後趕來，叫呼罵詈。張生只是亂跑，不敢回頭，約勾跑了一里來路，漸漸不聽得後面聲響，往前走去。遇見一箇大塚，塚邊立着一箇女人。張生慌忙之中，

夢了
人豈即
塚中魂
耶

也不管是什麼人，連呼救命。女人問道：爲着何事？張生把適纔的事說了。女人道：此間是箇古墓，內中空無一物，後有一孔，郎君可避在裡頭，不然性命難存。話罷，女子也不知那里去了。張生就尋塚孔，投身而入。塚內甚深，靜聽外邊，已不見甚麼聲響，自道避在此，料無事了。須臾望去，塚外月色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說話。響張生又懼怕起來，伏在塚內不動。只見塚外推將一物進孔中來。張生只聞得血腥氣，黑中看去，月光照着明白，乃是一箇死人頭，已斷了。正在驚駭，又見推一箇進來，連推了三四箇纔住。多是一般。

的死人已後沒得推進來了，就聞得塚上人嘈雜道：金銀若干，錢物若干，衣服若干，張生方纔曉得是一班強盜了，不致吐氣，伏着聽他，只見那爲頭的道某件與某人某件與某人連唱十來人的姓名，又有嫌多嫌少，道分得不均勻，相爭論的，半日方散去。張生聽得外邊無人了，對了許多死屍，好不懼怕，欲要出來，又被死屍塞住孔口，轉動不得，沒奈何，只得蹲在裏面。等天明，了再處靜想，方纔所聽唱的姓名，忘失了些，還記得五六箇，把來念的熟了，看看天亮起來，却說那失盜的鄉村裡一夥人各執器械來尋盜跡。

到了塚傍，見滿塚是血，就圍住了，掘將開來，所殺之人，都在塚內，落後見了張生，是箇活人，喊道：還有箇強盜落在裡頭，就把繩網將起來。張生道：我是箇舉子，不是賊。衆人道：既不是賊，緣何在此塚內？張生把昨夜的事一一說了。衆人那里肯信，道：必是強盜殺人，送屍到此，偶墮其內的，不要聽他胡講。衆人你住我不住的，亂來踢打。張生只斗得苦。內中有老成的道：私下不要亂打，且送到縣裡去。一夥人望着縣裡來。正行之間，只見張生的從人驢馬鞍駝盡到。張生見了，喫驚道：我昨夜見的是什麼來？如何馬廐從奴

若非舊
識必受
拷訊

俱在那從人見張生被縛住在人叢中也驚道昨夜
在路傍困倦睡着了及到天明不見了郎君故此尋
來如何被這些人如此窘辱張生把昨夜話對從人
說了一遍從人道我們一覺好睡從不曾見箇甚的
怎麼有如此怪異鄉村這夥人道可見是一刻胡話
明是劫盜敢這些人都是一黨並不肯放鬆一些送
到縣裡縣裡牛公却是舊相識見張生被鄉人綁縛
而來大驚道緣何如此張生把前話說了牛公叫快
放了綁請起來細問昨夜所見張生道劫盜姓名小
生還記得幾箇在塚上分散的衣物數目小生也多

固是天
意張生
何事受
此非常
驚恐

聽得明白牛公取筆請張生一一寫出按名捕捉人
脏俱獲沒一箇逃得脫的乃知張生夜來所見夜叉
喫啖趕逐之景乃是冤魂不散鬼神幻由此一段怪
異逼那張生伏在塚中方得默記劫盜姓名使他逃
不得此天意假手張生以擒盜不是正合着小子所
言眼花錯認也自有緣故的話而今更有箇眼花錯
認了弄出好些冤業因果來理不清身子的更爲可
駭可笑正是

道高一尺
冤業隨身

魔高一丈
終須還帳

這話也是唐時的事。山東沂州之西有箇官山，孤拔聳峭，迥出衆峯，周圍三十里，並無人居。貞元初年，有兩個僧人到此山中，喜歡這個境界幽僻，正好清脩，不惜勤苦，滿山拾取枯樹丫枝，在大樹之間搭起一間柴棚來，兩個敷坐在內，精勤禮念，晝夜不輟。四遠村落聞知，各各喜捨資財布施，來替他兩個構造屋宇。不上旬月之間，立成一個院宇。兩個僧尤加慇懃，遠近皆來欽仰。一應齋供，多有日逢有人來給與。兩個僧各處一廊，在佛前共設咒願，誓不下山，只在院中持誦，必祈脩成無上菩提正果。正果

白日禪關開閉，
溪上丹楓自落。

落霞流水長天，
山僧自是高眠。

又

簷外晴絲颺網，
塵世無心名利。

溪邊春水浮花，
山中有分烟霞。

如此苦行，已經二十餘年。元和年間，冬夜月明，兩僧
各在廊中，剝聲咽咽，於時空山虛靜，聞山下隱隱有
慟哭之聲，來得漸近，須臾已到院門，東廊僧在靜中
聽罷，忽然動了一念道：如此深山寂寞，多年不出，不
知山下光景如何。聽此哀聲，令人悽慘感傷，只見哭
聲方止，一個人在院門邊牆上撲的跳下地來，望着

西廊便走東廊僧遙見他身軀絕大形狀怪異喫驚不小不敢聲張懷着鬼胎且嘿觀動靜自此人入西廊之後那西廊僧唄唱之聲截然住了但聽得劈劈撲撲如兩下力爭之狀過一回又聽得犴狴咀嚼啖啖啖啖其聲甚厲東廊僧慌了道院中無人喫完了他少不得到我不如預先走了罷忙忙開了院門惶駭奔突久不出山連路徑都不認得了顛顛仆仆氣力殆盡回頭看一看後面只見其赤踉踉跟跟大踏步趕將來一發慌極了亂跑亂跳忽逢一小溪水褰衣渡畢追者已到溪邊却不過溪來只在隔水嚷道

若不阻水，當并啗之。東廊僧且懼且行，也不知走到那里去的。是只信看脚步走罷了。須臾大雪咫尺，昏迷正在沒奈何所在，忽有個人家牛坊，就躲將進去，隱在裡面。此時已有半夜了，雪勢稍晴，忽見一個黑衣的人，自外執刀鎗，徐至欄下。東廊僧在聲屏氣，潛伏暗處，伺明窺看。見那黑衣人躊躇四顧，恰像等些什麼的一般。有好一會，忽然院牆裡面拋出些東西來，多是包裹衣被之類。黑衣人看見忙取來，紮縛好了，裝做了一擔。牆裏邊一個女子，攀了牆跳將出來，映着雪月之光，東廊僧且是看得明白。黑衣人見女

不走反
未必遇
禍皆鬼
神所爲

子下了牆，就把鎗挑了包裹，不等與他說話，望前走。女子隨後跟他去了。東廊僧想道：「不魑魍，此間不是住處，適纔這男子女人，必是相約私逃的。明日院中不見了人，照雪地行跡尋將出來，見了個和尚，豈不把奸情事纏在身上來？不如趁早走了去，爲是總是一些不認得路徑，慌忙又走，慌恍惚惚，沒個定向，又亂亂的，不成脚步。走上十數里路，踹了一個空，撲通的擲了下去。乃是一個廢井，虧得乾枯沒水，却也深廣。月光透下，水看時只見傍有個死人，身首已離，血體還暖，是個適纔殺了的。東廊僧一發驚惶，却又

仰神主
得此除
亦無可
奈何

無法上得來，莫知所措。到得天色亮了，打眼一看，認得是昨夜攀牆的女子。心裡疑道：「這怎麼解？」正在沒出豁處，只見井上有好些人，唬嚷臨井。一看道：「強盜在此了！」就將索縋人下來。東廊僧此時嚇壞了心胆，凍僵了身體，掙扎不得。被那人就在井中綁縛了。先是光頭上一頓栗暴，打得火星爆散。東廊僧沒口得叫冤，真是在死邊過。那人紮縛好了，先後同死屍吊將上來。只見一個老者，見了死屍大哭，一番哭罷道：「你這那里來的禿驢，為何拐我女兒出來殺死在此井中？」東廊僧道：「小僧是官山東廊僧人，二十年不下。」

山因爲夜間有怪物到院中，暗了同侶，逃命至此。昨夜在牛坊中避雪，看見有個黑衣人進來，牆上一個女子跳出來，跟了他去。小僧因怕惹着是非，只得走脫，不想墮落井中。先已有殺死的人在內，小僧知他是甚緣故。小僧從不下山的，與人家女眷有何識，熟可以拐帶。又有何冤仇，將他殺死？衆位詳察，則個說罷。內中人有好幾個曾到山中，認得他的，曉得是有飛行的高僧，却是現今同個死女子在井中，解不出這事來。不好替他分辨得，免不得一同送到縣裡來。縣令看見一千人，綁了個和尚，又擡了一個死屍，備

雖其在
避頭決
不是他
殺的

問根緣只見一個老者告訴道小人姓馬是這本處人這死的就是小人的女兒年一十八歲不曾許聘人家這兩日方纔有兩家來說起只見今日早起來家裡不見了女兒跟尋起來看見院後雪地上鞋跡曉得越牆而走了依踪尋到井邊便不見女兒鞋跡只有一團血灑在地上向井中一看只見女已殺死這和尚却在裡頭豈不是他殺的縣令問那僧人怎麼說東廊僧道小僧是個宮山中苦行僧人二十餘年不下本山昨夜忽有怪物入院將同往僧人啖噬不得已破戒下山逃命豈知宿業所纏插在這網裡

來就把昨夜牛坊所見已後慮禍再逃墜井遇屍的
話細說了一遍又道相公但差人到官山一查看西
廊僧人踪跡有無是被何物咬噬模樣便見小僧不
是誑語縣令依言隨卽差箇公人到山查勘的確立
等回話公人到得山間走進院來只見西廊僧好端
端在鄂里坐着看經見有人來纔起問訊公人到東
廊僧所犯之事一一說過道因他訴說有甚怪物入
院來喫人故此逃下山來的相公着我來看個虛實
今師父既在可說昨夜怪物怎麼樣起西廊僧道並
無甚怪物但二更時候兩廊方對持念東廊道友忽

雅溪巧
甚多天
大所以
多寬使
也
是僧
話

然開了院走了出去我兩人誓約已久二十多年不出院門見他獨去也自驚異大聲追呼竟自不聞小僧自守着不出院之戒不敢追趕罷了至於山下之事非我所知公人將此話回覆了縣令縣令道可見是這禿奴誑妄帶過東廊僧又如研審東廊僧只是堅稱前說縣令道眼見得西廊僧人見在有何怪物來院中你恰恰這日下山這里恰恰有脫逃被殺之女同在井中天下有這樣湊巧的事分明是殺人之盜還要抵賴用起刑來喝道快快招罷東廊僧道宿債所欠有死而已無情可招惱了縣令竹子百段拷

有此成
心又有
此妄事
安得不
枉之

掠楚毒備施東廊僧道不必加刑，認是我殺罷了。此時連原告見和尚如此受慘，招不出甚麼來，也自想道：「我家並不曾與這和尚往來，如何拐得我女着？就是拐了，怎不與他逃去，却要殺他？便做是殺了他，自家也走得去的。如何同住這井中，做甚麼？其間恐有冤枉。」倒走到縣令面前，把這些話一一說了。縣令道：「是倒也說得是，却是這箇奸僧，黑夜落井，必非良人。况又口出妄語欺誑，眼見得中有隱情了，只是行兇刀仗無存，身邊又無贓物，難以成獄。我且把他牢固監候，你們自去外邊緝訪你家女兒，平日必有踪跡。」

可疑之處與私下往來之人家中必有所失物件你
每逐一畱心細查自有明白衆人聽了分付當下散
了出來東廊僧自到獄中受苦不題却說這馬家是
個沂州富翁人皆呼爲馬員外家有一女長成得美
麗非凡從小與一個中表之兄枕生彼此相慕暗約
爲夫婦村生家中却是清淡也曾央人來做幾次媒
妁馬員外嫌他家貧幾次回了却不知女兒心裡只
思量嫁他去的其間走脚通風傳書遞簡全虧着一
個奶娘是從幼乳這女子的這奶子是個不良的婆
娘專一哄誘他小娘子動了春心做些不恰當的事

婦人們
只爲此
一念誤
人半兒
安不少

脚便好乘機拐騙他的東西，所以曉得他心事如此。倒身在裡頭做馬泊六，弄得他兩下情熱如火，只是不能成就這事。那女子看看大了，有兩家來說親。馬員外已有據中的，將次成約。女子有些着了急，與奶娘商量道：「我一心只愛杜家哥哥，而今却待把我許別家，怎生計處？」奶子就起個惡態，肚腸哄他道：「前日杜家求了幾次，員外只是不肯要，明配他，必不能勾。除非嫁了別家，與他暗裡偷期罷。」女子道：「我既嫁了人，怎好又做得這事？」我一心要隨着杜郎，只不嫁人。罷奶子道：「怎緣得你不嫁？我有一個計較，趁早未許。」

殺身之
媒

定人家時節、生做他、一做、女子道、如何生做、奶子道、
我去約定了他、你私下與他走了、多帶了些盤纏、在
他州外府、過他幾時、落得快活、且等家裡尋得着時、
你兩個已自成合得久了、好人家兒女、不好拆開了、
另嫁得別人家、也不來要了、除非此計、可以行得、女
子道、此計果妙、只要約得的確、奶子道、這個在我身
上、元來馬員外家、巨富女兒房中、東西金銀珠寶、頭
面首飾衣服、滿箱滿籠的、都在這奶子眼裡、奶子動、
火他這些東西、怎肯教富了別人、他有一個兒子、叫
做牛黑子、是個不本分的人、專一在賭博行、厮撲行、

真孩子
性可憐
可憐

中走動，結識那一班無賴子弟，也有時去做些偷雞
爭狗的事。當奶子欺心，當女子面前許他去約杜郎，
他私下去與兒子商量，只叫他冒頂了名騙領了別
處去賣了他，落得得他小富貴，算計停當，來哄女子
道：「已約定了，只有今夜月明之下，先把東西搬出院
牆外，牛坊中，然後攀牆而出，就是女子要奶子同
去。」奶子道：「這使不得，你自去，須一時沒查處，連我去
了。」他明知我在確頭做事，尋到我家，却不做出來。那
女子不曾面訂得杜郎，只聽他一面哄詞，也是該
如此。憑他說着就是信，以為真，這是從此一差便可

與杜郎相會遂了向來心願了正是

本待將心托明月

誰知明月照溝渠

是夜女子與奶子把包裹紮好先拋出牆外落後女子攀牆而出正是東廊僧在暗地裡窺看之時那時見有個黑衣人擔着前走女子只道是杜郎換了青衣瞞人眼睛的尾着隨去不以爲意到得野外井邊月下看得明白是雄糾糾一個黑臉大漢不覺杜郎了女孩兒家不知個好歹不躁的你不驚喊起來黑子叫他不要喊那里掩得住黑子想道他有借多的東西在我擔裡我若同了這帶腳的貨去前途被他

小人雅
以財爲
重可恨

賊破可不人財兩失不如結果了他罷拔出刀來望
額子上只一刀這嬌怯怯的女子能消得幾時功夫
可憐一朵鮮花一旦萎於荒僻也是他念頭不正以
致有此正是

賭近盜今茲近殺古人說話不曾差
姦賭兩般都不染太平無事做人家

女子既死黑子就把來廝入廢井之中帶了所得東
西飛也似的去了怎知這里又有這箇悔氣星照命
的和尚來頂了缸坐牢受苦說話的若如此真是有
天無日頭的事了看官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少不得

到其間逐漸的報應出來。却說馬負外先前不見了女兒。一時糾人追尋。不匡撞着這和尚鬼混了多時。送他在獄裡了。家中竟不曾仔細查得。及到家中細想。只疑心道。未必關得和尚事。到得房中一看。只見箱籠一空。道是必有箇人。約着走的。只是平日不曾見什麼破綻。若有姦夫同逃。如何又被殺歟。却不可解。沒個想處。只得把所失之物。寫個失單。各處貼了。招榜出了賞錢。要明白這件事。那奶子聽得小娘子被殺了。只有他心下曉得。握着一把汗。心裡恨着兒子道。只教他領了他去。如何做出這等沒脊骨事來。

私下見了暗地理怨一番着實叮囑他要謹慎關係人命事弄得大了又過了幾時牛黑子漸把心放寬了帶了錢到賭坊裡去賭怎當得博去就是個叉色一霎時把錢多輸完了欲待再去拿錢時興高下却等不得站在傍邊看又忍不住伸手去腰裡摸出一對金鑲寶簪頭來押錢再賭指望就博將轉來自不妨事誰知一去不能復返只得忍着輸散了那押的當頭湏不曾討得去在個捉頭兒的黃胖哥手裡黃胖哥帶了家去被他妻子看見了道你那里來這樣好東西不要來歷不明做出事來胖哥道我須有個

來處有甚麼不明是牛黑子當錢的黃嫂子道可又
來小牛又不曾有妻小是個光棍哩那里拚得有此
等東西胖哥猛想起來道是呀馬家小娘子被人殺
死有張失單多半是頭上首飾他是奶娘之子這些
失物或者他有些乘機偷盜在裡頭黃嫂子道明日
竟到他家解錢必有說語若認着了我們先付賞錢
去可不好商量定了到了次日胖哥竟帶了簪子望
馬員外解庫中來恰好員外走將出來胖哥道有一
件東西拿來與員外認着認得着小人要賞錢認不
着小人解些錢去罷黃胖哥拿那簪頭遞與員外員

外一看却認得是女兒之物、就詰問道、此自何來、黃
胖哥把牛黑子賭錢押簪的事、說了一遍、馬員外點
點頭道、不消說了、是他母子兩個商通合計的了、款
住黃胖哥、要他寫了張首單、說金寶簪一對、的係牛
黑子押錢之物、所首是實、對他說外邊且不可聲張、
先把賞錢一半與他、事完之後、找足黃胖哥報得着、
歡喜去了、員外袖了兩個簪頭進來、對奶子道、你且
說前自小娘子怎麼逃出去的、奶子道、員外好笑、員
外也在這裡、我也在這裡、大家都不知道的、我如何
曉得、倒來問我、員外拿出簪子來道、既不曉得、這件

東西爲何在你家裡，拿出來奶子看了，簪虛心病，發
曉得是兒子做出來，驚得面如土色，心頭丕丕價跳。
口裡支吾道：「敢是遺失在路傍？」那個拾得的員外見
他臉色紅黃不定，曉得有些海底眼，且不說破，竟叫
人尋將牛黑子來，把來拴住，一徑投縣裡來。牛黑子
還亂嚷亂跳道：「我有何罪？把繩拴我？」馬員外道：「有人
首你殺人公事，你且不要亂叫。有本事，當官辨去。」當
下縣令升堂，馬員外就把黃胖哥這紙首狀同那簪
子送將上去。與縣令看道：「賊物証見俱有了。」望相公
追究真情，則個縣令看了道：「那牛黑子是什麼人？」

才婦
人如此

涉得你家着馬員外道是小女奶子的兒子縣令點
頭道這個不爲無因了叫牛黑子過來問他道這簪
是那里來的牛黑子一時無辭只得推道是母親與
他的縣令叫連那奶子拘將來縣令道這姦殺的事
情只在你這奶子身上要跟尋出來喝令把奶子上
了刑具奶子熬不過只得含糊招道小娘子平日與
杜郎往來相密是夜約了杜郎私奔跳出牆外是老
婦曉得的出了牆去的事老婦一些也不知道縣令
問馬員外道你曉得可有個杜某麼員外道有個中
表杜某曾來問親幾次只爲他家寒不曾許他不知

他背地裡有此等事。縣令又將杜郎拘來。杜郎但是平日私期密訂。情意甚濃。忽然私逃被殺。暗痛可惜。其實一些不知影響。縣令問他道：你如何與馬氏女約逃中途殺了杜郎？道：平日中表兄妹。束帖往來契密。則有之。何曾有私逃之約？是誰人來約？誰人証明的？縣令喚奶子來與他對。也只說得是平日往來。至於約私逃。原無影響。却是對他不過。杜郎一向又見說失了。好些東西。使辨道：而今相公只看莊物。何有使知與小生無與？縣令細想一回。道：我看杜某款款必非行殺之人。牛某粗狠亦非偷香之輩。其中

今亦提
明而不
能信僧
事者風
竟爲之
絕

持六驚

卷三十六

七

尚友堂

必有頂冒假托之事。就把牛黑子與老奶子着實行
刑起來。老奶子只得把貪他財物。暗叫兒子冒名赴
約。這是真情。以後的事。却不知了。牛黑子還自啞啞
嘴強。推着杜郎道。既約的是他。不干我事。縣令猛然
想起道。前日那和尚口裡明說。晚間見個黑衣人。挈
了女子同去的。叫他出來一認。便明白了。喝令獄中
放出那東廊僧來。東廊僧到案前。縣令問道。你昨夜
說在牛坊中。見個黑衣人進來。盜了東西。帶了女子
去。而今這個人。若在你認得。他否。東廊僧道。那夜雖
然是夜裡。雪月之光。不減白日。小僧靜脩已久。眼光

頗清若見其人自然認得縣令叫杜郎上來問僧道
可是這個東廊僧道不是彼甚雄健豈是這文弱書
生又叫牛黑子上來指着問道這個可是東廊僧道
這個是了縣令冷咲對牛黑子道這樣你母親之言
已真殺人的不是你是誰況且贓物見在有何理說
只可惜這和尚沒事替你喫打喫監多時東廊僧道
小僧宿命所招自無可怨所幸佛天最近得相公神
明昭雪縣令又把牛黑子夾起問他道全逃也能何
必殺他黑子只得招道他初時認做杜郎到井邊時
看見不是亂喊起來所以一時殺了縣令道晚間何

虎有伴
事

得。有。刀。黑。子。道。平。時。在。廝。撲。行。裡。走。身。邊。常。帶。有。利。器。況。是。夜。晚。做。事。防。人。暗。算。故。帶。在。那。裡。的。縣。令。道。我。故。知。非。杜。子。所。爲。也。遂。將。招。情。一。一。供。明。把。奶。子。斃。于。杖。下。牛。黑。子。強。姦。殺。人。追。贓。完。日。明。正。典。刑。桂。郎。與。東。廊。僧。俱。各。釋。放。一。行。人。各。自。散。了。不。題。那。東。廊。僧。沒。頭。沒。腦。嘆。了。這。場。敲。打。又。監。裡。坐。了。幾。時。纔。得。出。來。回。到。山。上。見。了。西。廊。僧。說。起。許。多。事。體。西。廊。僧。道。一。同。如。此。靜。脩。那。夜。本。無。一。物。如。何。偏。你。所。見。如。此。以。致。惹。出。許。多。磨。難。來。東。廊。僧。道。便。是。不。解。回。到。房。中。自。思。無。故。受。此。驚。恐。受。此。苦。楚。必。是。自。家。有。

甚脩不到處、向佛前懺悔已過、必祈見個境頭、將團
上靜坐了、三晝夜坐到那心空性寂之處、恍然大悟
元來馬家女子是他前生的妾、爲因一時無端疑忌、
將他拷打鎖禁、有這段冤愆、今世做了僧人、戒行精
苦、本可消釋了、只因那晚聽得哭泣之聲、心骨悽慘
動了念頭、所以魔障就到、現出許多惡境界、逼他走
到冤家窩裡去償了這些拷打鎖禁之債、方纔得放
他在靜中悟徹了這段因果、從此堅持道心、與西廊
僧到底無不出山、後來合掌坐化而終、有詩爲証
有生總在業冤中、悟到無生始是空

若是摩心不起

憑他宿債也消融

拍案驚奇卷三十七

天海藏

屈突仲任酷殺衆生。鄆州司馬冥全內任。

詩云

衆生皆是命。何以貪饕者。

畏死有同心。冤仇結必深。

話說世間一切生命之物。摠是天地所生。一樣有聲有氣。有知有覺。但與人各自爲類。其養生畏死之心。摠只一般。卽恩記仇之報。摠只一理。只是人比他靈。慧機巧些。便能以術相制。弄得駕牛絡馬。牽蒼隄黃。還道不足爲着一副口舌。不知傷殘多少性命。這些衆生。只爲力不能抗拒。所以任憑刀俎。熬到臨死之

貪嘴好
殺者不
足性這
儒小生
況可低
耶所謂
命近哩
而大乳
真者也

時也會亂飛亂叫各處逃藏豈是蠢蠢不知死活任
你食用的乃世間貪嘴好殺之人與迂儒小生之論
道天生萬物以養人食之不爲過這句說話不知還
是天帝親口對他說的還是自家說出來的若但道
是人能食物便是天意養人那虎豹能食人難道也
是天生人以養虎豹的不成蚊蚋能噉人難道也是
天生人以養蚊蚋不成若是虎豹蚊蚋也一般會說
話會寫會做想來也要是這樣講了不知人肯服
不肯服從來古德長者勸人戒殺放生其話儘多小
子不能盡述只趣口說這幾句直捷痛快的與看官

們笑一笑、看說的、可有理、沒有理、至於佛家果報說、六道衆生、盡是眷屬、冤冤相報、殺殺相尋、就說他幾年、也說不了、小子而今說一個怕死的衆生、與人性無異的、隨你鐵石、做心腸、也要慈悲起來、宋時太平府有個黃池鎮、十里間有聚落、多是些無賴之徒、不逞宗室、屠牛殺狗所在、淳熙十年間、王叔端與表兄盛子東、同往寧國府過其處、小憩閒覽、見野園內繫水牛五頭、盛子東指其中第二牛對王叔端道、此牛明日當死、叔端道、怎見得、子東道、四牛皆食草、獨此牛不食草、只是眼中淚下、必有其故、因到茶肆中喫

通者
諸長鳴

茶就問茶主人此第二牛是誰家的茶主人道此牛乃是趙三使所買明早要屠宰了子東對叔端道如何明日再往止剩得四頭在了仔細看時那第四牛也像昨日的一樣不喫草眼中淚出看見他兩個躡來把雙蹄跪地如拜訴的一般復問茶肆中人說道有一個客人今早至此一時買了三頭只剩下這頭早晚也要殺了子東嘆息道畜類有知如此勸叔端訪他主人與他重價買了置在近庄做了長生的牛只看這一件事起來可見畜生一樣靈性自知死期一樣悲哀祈求施主如何而今人歪着肚腸只要賣

腐儒見
戒後寺
便目爲
異端不
知孔之
不綱不
射宿也
之不怒
見不忍
食亦異

傷性命暫侈口腹是甚緣故敢道是陰間無對証麼
不知陰間最重殺生對証明明白白只爲人死去既
遭了冤對自去一一償報回生的少所以人多不及
知道對人說也不信了小子如今說個回生轉來明
白可信的話正是

一命還將一命填世人難解許多冤
聞聲不食吾儒法君子期將不忍全

唐朝開元年間溫縣有個人覆姓屈突名仲任父親
曾典郡事止生得仲任一子憐念其少恣其所爲仲
任性不好書終日只是撈蒲射獵爲事父死時家小

敗落光
景如此

數十人家資數百萬莊第甚多，仲任縱情好色，荒飲博戲，如湯撥雪，不數年間，把家產變賣已盡。家童僕妾之類，也多養口不活，各自散去。止剩得溫縣這一箇庄，又漸漸把四圍附近田疇多賣去了。過了幾時，連庄上零星屋宇及樓房內室，也拆來賣了。正是中間一正堂，巋然獨存。連庄子也不成模樣了。家貧無計，可以爲生。仲任多力，有個家僮叫做莫賀咄，是個蕃夷出身，也力敵百人。主僕兩個好生說得着，大家各恃膂力，便商量要做些不本分的事體來，却也不愛去打家劫舍，也不愛去殺人放火。他愛喫的是牛

馬肉又無錢可買。思量要與莫賀咄外邊偷盜去。每夜黃昏後，便兩人合伴直走去五十里外，遇着牛馬，執其兩角，翻負在背上，背了家來。遇馬，驟將繩束其頸也；負在背，到得家中，投在地上，都是死的。又於堂中掘地，埋幾箇大甕，在內安貯牛馬之肉皮骨，剝剔下來，納在堂後大坑。或時把火焚了。初時只圖自己口腹暢快，後來偷得多起來，便叫莫賀咄拿出城市，換米來喫，賣錢來用，做得手滑，日以爲常。當做了是他兩人的生計了，亦且來路甚遠，脫膊又快，自然無人疑心，再也不弄出來。仲任性又好殺，日裡沒事得

做所居堂中弓箭羅網又殲滿屋多是千方百計思量殺生害命出去走了一番再沒有空手回來的不論獐鹿獸兔烏鳶鳥雀之類但經目中一見畢竟要算計弄來喫他但是一番回來肩擔背負手提足繫無非是些飛禽走獸就堆了一堂屋角兩人又去舞弄擺佈思量巧樣喫法就是帶活的不肯便殺一刀打一下死了罷畢竟多設調和妙法或生割其肝或生抽其筋或生斷其舌或生取其血道是一死便不脆嫩假如取得生鶩便將繩縛其四足糊住在烈日中曬着鶩口中渴甚即將鹽酒放在他頭邊鶩只得

喫了，然後將他烹起來，熬是裏是醇，出來的，分外好喫。取驢縛於堂中，面前放下一缸灰水，灑更尿溺，齊來把他腸胃火逼着，驢口乾，卽飲灰水，須臾尿溺，齊來把他腸胃中污穢多蕩盡了，然後取酒調了椒鹽各味，再復與他。他火逼不過，見了，只是喫，性命未絕外，是皮肉已熟，裡頭調和也有，一日拿得一刺蝟，他渾身是硬刺，不便烹宰，仲任與莫賀咄商量道：「難道便是這樣罷了不成？」想起一法來，把泥着些鹽在內，跌成熟團，把刺蝟團團泥裹起來，火裡煨着，燒得熟透了，除去外邊的泥，只見蝟皮與刺皆隨泥脫了下來，剩的是

一團熟肉，加了鹽醬，且是好喫。凡所作爲，多是如此。有詩爲証。

捕飛逐走不曾停。

身上時常帶血腥。

且是烹炰多有術。

想來手段會調羹。

且說仲任有個姑夫，曾做郿州司馬。姓張名安，起初看見仲任家事漸漸零落，也要等他曉得些苦辣，畱他去勸化他回頭做人。家及到後來，看見他所作所爲，越無人氣。時常規諷，只是不聽。張司馬憐他是妻兄獨子，每每掛在心上。怎當他氣類異常，不是好言可以諭解，只得罷了。後來司馬已死，一發再無好

正是高
殺將不
要時節

言到他耳中，只是逞性胡爲，如此十多年，忽一日家
僮莫賀咄病死，仲任沒了個幫手，只得去尋了個小
時節乳他的老婆婆來守着堂屋，自家仍去獨自個
做那些營生，過得月餘一日晚，正在堂屋裡喫牛肉，
忽見兩個青衣人直闖將入來，將仲任套了繩子，便
走。仲任自恃力氣欲待打掙，不知這時力氣多在那
里去了，只得軟軟隨了他走。正是

有指爪劈開地面，會騰雲飛上青霄。

若無入地升天術，目下災殃怎地消。

仲任口裡問青衣人道：「拿我到何處去？」青衣人道：「有

案據者
如何有
此緣當
爲年命
未盡故

你家家奴扳下你來，領去對理。仲任莽然不知何事，隨了青衣人，來到一個大院，廳事十餘間，有判官六人，每人據二間。仲任所對在最西頭二間。判官還不在，青衣人叫他且立堂下有頃。判官已到，仲任仔細一認，叫聲阿呀！如何却在這裡相會？你道那判官是誰？正是他那姑夫鄧州司馬張安，那司馬也喫了一驚，道：你幾時來了？引他登階，對他道：你此來不好。你年命未盡，想爲對事而來，却是在世爲惡無比，所殺害生命，千千萬萬，家多存令，忽到此有何計數？何以相救？仲任纔曉得是陰府心裡想，平日所爲，

冥中也
作分上
句故

些懼怕起來，叩頭道：「小侄生前不聽好言，不信有陰間地府，妄作妄行。今日來到此處，望姑夫念親戚之情，救拔則箇。」張判官道：「且不要忙，待我與衆判官商議看。」因對衆判官道：「僕有妻侄，今召來與奴莫賀咄對事，却是其人年命亦未盡，所放他去了。等他壽盡纔來，只是既已到了，這里怕被害這些冤魂，不肯放他。怎生爲僕分上商量開得一路放他生還麼？」衆判官道：「除非召明法者與他計較。」張判官叫鬼卒喚明法人來，只見有個碧衣人前來參見。張判官道：「要出一個年命未盡的罪人有路否？」

明法人請問何事。張判官把仲任的話對他說了一遍。明法人道：「仲任須爲對莫賀咄事而來，固然陽壽未盡，却是冤家大廣，只怕一與相見，群至沓來，不難分說。恣行食喫，此皆宜償之命。冥府不能禁得，料無再還之理。」張判官道：「仲任既係吾親，又命未合死，故此要開生路救他。若是壽已盡時，自作自受，我這裏也管不得了。你有何計可以解得此難？」明法人想了一會道：「唯有一路可以出得却，也要這些被殺冤家肯便好。若不肯也，沒幹。」張判官道：「却待怎麼？」明法人道：「此諸物類被仲任所殺者，必須償其身命。然後各

寶小也
局術道
蘇何故

去托生今召他每出來、須誘哄他無道、屈案備任、余
爲對、莫賀咄事已到此間、汝輩食收了、果、即去托生、
汝輩餘業未盡、還受畜生身、是這條、仍做這件牛、更
爲牛、馬、更爲馬、使仲任轉生爲人、還依舊喫着汝輩、
汝輩業報無有了時、今查仲任未合、卽死、須令畧還、
叫他替汝輩追造福因、使汝輩各捨畜主業盡、得人
身、再不爲人殺害、豈不至妙、諸畜類聞得人身、必然
喜歡、從命、然後小小信他些夙債、乃可放去、若說與
這番說話、不肯依時、就再無別路了、張判官道、便可
依此而行、明法人將仲任鎖在廳事前房中了、然後

召仲任所殺生類到判官庭中來庭中地可有百畝
仲任所殺生命聞召都來一時填塞皆滿但見

牛馬成群鷄鵲作隊百般怪獸盡皆舞爪張牙

千種奇禽類各舒毛鼓翼誰道賦靈獨蠢記冤
仇且是分明謾言稟質偏殊罔報復更爲緊急
飛的飛走的走早難道天上林叫的叫叫的
噪湏不是人間樂事

說這些被害衆生如牛馬驢騾猪羊獐鹿雉兔以至
刺蝟飛鳥之類不可悉數凡數萬瓏共作人言道召
我何爲判官道屈突仲任已到說聲木子物類皆咆

即不
足外任
之肉其
足食乎

哮大怒，騰振蹴踏，大喊道：「逆賊還我債來，還我債來。」這些物類忿怒起來，箇箇身體比常倍大。猪、羊等馬、牛、馬、牛等羣象，只待仲任出來，大家吞噬。判官乃使明法人一如前話，曉諭一番。物類聞說替他追福，可得人身，盡皆喜歡，仍舊復了本形。判官分付諸畜，且出都依命退出庭外來了。明法人方在房裡放出仲任來，對判官道：「而今須用小小償他些債，說罷即有獄卒二人，手執皮袋一箇，秘木二根，到來明法人把仲任將進去。獄卒將秘木秘下去，仲任在袋苦痛難禁，身上血簌簌的出來，多在袋孔中流下，好似澆。」

看得如
醉如

花的噴筒一般，獄卒去了，秘木只提著袋滿庭前走轉，灑去，須臾血深至堦，可有三尺了，然後連袋投仲任在房中，又牢牢鎖住了，復召諸畜等至，分付道：「已取出仲任生血，聽汝輩食噉，諸畜等皆作惱怒之狀，身復長大數倍，罵道：『逆賊，你殺吾身，今喫你血，於是競來爭食，飛的走的，亂嚷亂叫，一頭喫，一頭罵，只聽得呼呼噏噏之聲，三尺來血一霎時喫盡，還像不足的意思，共舐地上，直等庭中土見，方纔住口。』明法人等諸畜喫罷，分付道：「汝輩已得償了些債，莫實咄身命已盡。」一聽汝輩取償，今放你突仲任回家，爲汝輩追

下尚有
登叩

福令汝輩多得人身諸畜等皆歡喜各復了本形而散判官方纔在袋內放出仲任來仲任出了袋站立起來只覺渾身疼痛張判官對他說道冤報暫解可以回生既已見了報應便可努力脩福仲任道多蒙姑夫竭力周全調護得解此難今若回生自當痛改前非不敢再增惡業但宿罪尚重不知何法脩福可以盡消判官道汝罪業太重非等閒作福可以免得除非刺血寫一切經此罪當盡不然他日更來無可再救了仲任稱謝領諾張判官道還須遍誦世間之人使他每聞着報應能生悔悟的多是你的功德

說罷就叫兩個青衣人送歸來路。又分付道：「路中若有所見，切不可擅動念頭，不依我戒，洵要獎罰。」叮囑青衣人道：「可好伴他到家，他餘業儘多，怕路中還有失處。」青衣人道：「本官分付，敢不小心。」仲任遂同了青衣前，走了數里，到了一箇熟間去處，光景似陽間酒店一般，但見：

村前茅舍，庄後竹籬。村膠香透，磁缸濁酒滿盛。
光。瓮。架。上。麻。衣。昨。日。村。郎。醉。盡。直。與。賺。客。字。鄉。
中。學。究。醉。時。書。劉。伶。知。味。且。停。舟。李。白。聞。香。預。
駐。馬。盡。道。黃。泉。無。客。店。誰。知。其。路。有。前。家。

仲任正走得饑又饑，渴又渴，眼望去是個酒店，他已
自口角流涎了。走到面前看時，只見店裡頭吹的，人
唱的唱，猜拳豁指，呼紅喝六，在裡頭暢快飲酒，滿
喫飯，多是些肥肉鮮魚，壯鷄大鴨。仲任不覺舊性發，
發思量要進去坐一坐，喫他一餐，早把他姑夫所戒
已忘記了。反來拉兩個青衣進去同坐。青衣道：「進去
不得的，錯走去了。」必有後解。仲任那里肯信。青衣阻
當不住道：「既要進去，我們只在此間等你。」仲任大踏
步跨將進來，揀個座頭坐下了。店小二忙擺着案酒。
仲任一看，喫了一驚。元來一碗是死人的眼睛，一碗

是糞坑裡大嘔嘔得不是好去處。抽身待走。小二斟了一碗酒來。道：喫了酒去。仲任不識氣。伸手來接。拿到鼻邊一聞。臭穢難當。元來是一碗腐屍肉。正待撇下不喫。忽然灶下搶出一個牛頭鬼來。手執鋼叉。喊道：還不快喫。店小二把來一灌。仲任只得忍着臭穢。強吞了下去。望外便走。牛頭又領了好些奇形異狀的鬼趕來。口裡嚷道：不要放走了他。仲任急得無措。只見兩個青衣元站在側處。忙來遮蔽。道：是判院放回的。不得無禮。攙着仲任便走。後邊人聽見青衣人說了。然後散去。青衣人埋怨道：叫你不要進去。

你不肯聽致有此驚恐。起初判院如何分付來。只道是我們不了事。仲任道。我只道是好酒店。如何裡邊這樣光景。青衣人道。這也原是你業障。現此眼花。仲任道。如何是我業障。青衣人道。你喫這一碗。還抵不得醉驚醉驢的債哩。仲任愈加悔悟。隨着青衣再走。看看茫茫蕩蕩。不辨東南西北。身子如在雲霧裡一般。湏臾重見天日。已似是陽間。世上儼然是溫縣地方。同着青衣走入自己庄上草堂中。只見自己身子直挺挺的。倘在那里。乳婆坐在傍邊守着。青衣用手將仲任的魂向身上一推。仲任甦醒轉來。眼中不見

了青衣却見乳婆叫道官人甦醒着幾乎急死我也
仲任道我死去幾時了乳婆道官人正在此喫食忽
然暴死已是一晝夜只爲心頭尚煖故此不敢移動
誰知果然活轉來好了好了仲任道此一晝夜非同
小可見了好些陰間地府光景那老婆子喜的是
這些說話使問道官人見的是甚麼光景仲任道元
來我未該死只爲莫賀咄死去押着平日殺戮這些
冤家要我去對証故勾我去我也爲冤家多幾乎不
放轉來了虧得押着對案的判官就是我張家姑夫
道我陽壽未絕在裡頭曲意處分纔得放還就把這

此牛肉
亦淨于
之刺酒
蘆生之
實果

些說話光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盡情告訴了乳婆
那乳婆只是合掌念阿彌陀佛不住口仲任說罷乳
婆又問道這等而今莫賀咄畢竟怎麼樣仲任道他
陽壽已盡寬債又多我自來了他在地府中畢竟要
一一償命不知怎地受苦哩乳婆道官人可曾見他
否仲任道只因判官周全我不教對案故此不見他
只聽得說乳婆道一晝夜了判官人已餓還有利下
的牛肉將來喫了罷仲任道而今要依我姑夫分付
正待刺血寫經罰呪再不喫這些東西了乳婆道這
個却好乳婆只去做些粥湯與仲任喫了仲任起來

梳洗一番把鏡子將臉一照只叫得苦元來陰間把
秘木取去他血與畜生喫過故此面色臘查也似黃
了仲任從此惟一個人把堂中掃除乾淨先請幾部
經來焚香持誦將養了兩個月身子漸漸復舊有了
血色然後刺着臂血逐部逐卷寫將來有人經過問
起他寫經根繇的便把這些事逐一告訴將來人聽
了無不毛骨聳然多有助益費供他書寫之用的所
以越寫得多了況且面黃肌瘦是箇老大証見又指
着堂中的甕堂後的穴每對人道這是當時作業的
遺跡留下爲戒的來往人曉得是真話發了好些放

生戒殺的念頭。開元二十三年春，有個同官令虞咸，道經溫縣，見路傍草堂中有人，年近六十，如此判血書寫不倦，請出經來看，已寫過了五六百卷。怪道他怎能如此發心得猛，仲任把前後的話一一告訴出來。虞縣令嘆以爲奇，問終養後，勸寫而去，各處把此話傳示於人，故此人多知道。後來仲任得善果而終，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也。馬曰。

物亦在世間

微分此靈蠢

一切有知覺

皆具佛性

取諸痛苦身

供我口食用

我飽已覺癯
一點嗔恨心

彼死痛猶在
豈能盡消滅

所以六道中

轉轉相殘殺

願葆此慈心

觸處可施用

起意便多刑

滅味卽省命

無過轉念間

生死已各判

及到償業時

還恨種福少

何不當生日

隨意作方便

度他卽自度

應作如是觀